



暖聚焦 ■

滴水映初心

◎陈云

宁波大松石中有一种非常罕见的品种：地为朱砂，色浓宛如鸡血；间有冻点，清澈透明莹润；大似蚕豆，小如珍珠绿豆；如水滴落，镶嵌朱砂地中；荧荧内曜，恰似水波荡漾；石质细腻，表面极具光泽；受刀适宜，韧性足而不粘……有人形象地称之为“滴水冻”。类似的品种，即便在别处产地的印石中也极为少见。由此可见，大松滴水冻是一种上品的极为珍稀的印章石。我接触大松石十余年，制作成功的滴水冻印石不过十余方，而品相完好、冻点匀称的上品印石，更是屈指可数。

被我压在箱底的滴水冻印石是珍贵的，留存于记忆深处的友情同样珍贵。

6年前的春节，一位老者敲开我家大门。开门的一刹那，我几乎不敢相认，来客竟是我二十多年前在鄞县（鄞州区）化肥厂工作时的工友忻师傅。忻师傅年长我27岁，当年我是电工，他是车工，按理说交集并不多。但我进厂跟忻师傅分在同一宿舍，床对床睡了两年多，加之业余爱好相近，就顺理成章成为忘年交。原厂转制后，我与忻师傅各自寻找新的职业，偶尔通个电话，互致问候。这次忻师傅突然来访，颇觉意外。

简单寒暄之后，我才得知，十多年来忻师傅过得并不顺利。他的胃、肺、喉部多处出现恶性肿瘤，喉咙做过手术后已无法正常说话，声音细若游丝，只能发出不连贯的耳语般声音。忻师傅告诉我，多年来他一直十分牵挂我的身体，很想来看看我。但他不会发送手机短信，故平日里少有联络。这次终于成行，看到我精神不错，工作安稳，家庭和睦，很是欣慰。

忻师傅走后，我脑子里一直设想着忻师傅的种种不易与坚强。与忻师傅相比，我虽然腿有残疾，行动不便，但至少性命无虞。二三十年前工厂里的点点滴滴，在年逾古稀的忻师傅断断续续讲述中，变得异常亲切而又触手可及，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日。那时我们都还不富裕，也没有电脑手机，空闲时一起翻阅《收获》、《十月》，一起摇着蒲扇探讨古诗词……

回望过去使我感慨万千，不忘初心；而同窗援手，助我度过艰难困顿的善举，则更让我倍感温暖、感激不已。

我患顽固性神经痛已有十多年，疼痛发作时如万箭穿心、骨头爆裂，浑身颤抖、撕心裂肺，目前尚无药可解，已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。2013年初夏，我在疼痛科医生介绍下，去省城一家大医院进行脊髓电刺激植入手术。身上安装一个电刺激脉冲器，机器开启后就能阻止疼痛向大脑传导，是目前世界上治疗神经痛最先进的办法。但这个机器价格超过20万，因没进入医保，需全额自负。为缓解疼痛，我不得不举债前去治疗，心理压力很大。

不想这事被我的高中同学得知了，于是老班长牵头，自发组织为我募集手术治疗款。就在我出院后的第三天，十多位同学结伴来我家看望，鲜花水果堆满一地，美好的祝福不绝于耳。临走前，班长把一大包募集到的现金送到我手里，平日里唠唠叨叨闲话满嘴的我，竟嗫嚅着说不出一个谢字来。当我私底下向班长索要参与捐款的同学名单时，老班长死活不肯说，两年多过去了，始终是个不解的谜。

十多年来，我制作了上千方大松印石，才获得十余方滴水冻这一珍贵的品种。我的生活犹如滴水冻印石的获得过程，虽经历诸多磨难与艰辛，但有真情的生活总还是美丽的、珍贵的。工友的念念不忘，同学的慷慨援助，犹如滴水冻印石里的冻点，美丽、珍贵。我把这水滴之恩，铭刻于石，于心。



私厨日记 ■

冬天的白菜

◎赵鲁璐

今年冬天，浙江的寒潮来势汹汹。气象部门和各级政府早早开始预警即将出现的极端冰冻气候，于是我的“松鼠症”又开始蠢蠢欲动，引发新一轮的囤货癖好。每逢此时，老公总要对我往家里一车车背蔬菜水果、零食饮用水——“备灾备荒”似的行为嗤之以鼻，嘲笑一番，可今朝他也对我的行为十分认可，因为我往家里背回几株大白菜——冬天的大白菜是天赐宝物，全家老老少少都喜欢吃。

大白菜原产自中国北方，《诗经》里也有记载。白菜古时又名“菘”，明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：“菘性凌冬晚凋，四时常见，有松之操，故曰菘。”可见对白菜评价之高。《本草拾遗》还记载了白菜的食用价值：“食之润肌肤，利五脏，且能降气，清音声。”也有人因其谐音“摆财”，将白菜之形以玉石雕刻之后置于案头以求财富。所以白菜本身虽然廉价，但人们对其喜爱之情却丝毫不减，甚至漂洋过海，传入朝鲜，成为泡菜的主要原料。

据说，近现代大画家齐白石嗜吃白菜，还有一则趣闻。一日齐老在家听到窗外有小贩吆喝售卖白菜，馋心顿起，灵机一动，意欲画张白菜，以画易菜，自觉这样的交换也不失为一桩充满意趣的美事。于是随手画张白菜，询问小贩：“我拿手上这张画，换你一车白菜可好？”可惜卖白菜的小贩不认识国画大家，也不懂鉴赏名家画作，一脸恼怒地骂道：“你这糟老头，开什么玩笑！你画的是假白菜，居然换我真白菜，还要换一车！要不是看你年纪大，我早拿窝心脚踹你了！”齐白石只好一边摇头叹着“有辱斯文”，一边灰溜溜地回家了。

我经常加班，回家来不及烧晚饭，就从大白菜上掰几片叶子，粗粗切片，起油锅加点年糕片炒一炒，浇上酱油，点些蚝汁，简单又可口。最近，我从电视里学到一种白菜的花样烧法：将整片白菜放入沸水略焯后，像春卷皮一样铺平展开，裹入调好味的肉糜，包起来，再入蒸锅，蒸熟后浇上高汤及调味料，营养丰富，清爽可口，谓之“白菜包肉”，是一道汉式名菜。诸位有空不妨一做。

如今，虽然超市集市上的食材丰富之极，各种时令甚至反季的蔬菜也一应俱全，但是，冬天出产的大白菜总是胜过那些蔬菜大棚出产的青菜黄瓜西红柿。挑选植株饱满紧实、叶片黄白水嫩的大白菜，即使只用清水烫煮，入口也软糯鲜甜。更难得可贵的是，白菜易储存，不容易变质，尤其是在冬天，家里放一株大白菜，可以变着花样连续吃好几天，不带重量。

白菜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道珍馐。它曾在物资匮乏的年代、万物寂寥的季节，用其朴实平淡的滋味，温暖严寒。而现在，即使窗外白雪皑皑，品尝白菜的时候，仍能感到融融暖意，因为平凡，所以亲切。

城市写真 ■

寒天航拍记

◎崔海波

号称三十年一遇的寒潮带来的雪花倒是不大，飘的时间也不长，风势却是强劲，足足刮了一天一夜，把笼罩在宁波上空的雾霾彻底吹走。这场寒潮的最后两天，气温虽然很低，但是阳光灿烂，空气通透澄清，天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我们决定去拍一些好看的画面来，第一站是东钱湖。

朋友们已经在微信上晒出各种钱湖冰雪图，花草树木被“速冻”成自然冰雕，形成奇特的严寒景观，簇簇丛丛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晶莹剔透，煞是好看，令人心向往之。出门前，我穿上最厚的棉袄，但御寒工作还是不够充分，没戴帽子。到了东钱湖，一下车就感觉寒风像刀子一般刮来，两只耳朵冷得生疼，哪里还有心思去领略身边的美景。同事们在湖畔找了一块平坦的草地，取出航拍器材安装调试。我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，试图裹住耳朵，总归是徒劳。

小飞机蜂鸣着离开地面，上升十来米后，电量突然从70%直接跌到7%，并且不听遥控自行下降，着实把我们吓了一大跳，幸亏是在草地上空，要在湖中心怎么办？早晨刚刚听说杭州有位航拍发烧友在西湖拍雪景，小飞机坠入了湖中，后来雇了船费好大劲儿才打捞上来，所幸主要部件没有损坏。

换一块电池再次试飞，电量还是莫名其妙地从70%下跌到7%，我们把带来的六块电池统统试了个遍，都是一个结果，奇了怪了，出发之前，电池都是充得满满的呀，怎么会出现如此状况呢？望着冰清玉洁的美丽世界，我们无语地收拢器材打道回府。天不助我，如之奈何？

返程的路上，几个人探讨着电池罢工的原因，我的直觉是气温太低。同事秦先生是黑龙江人，他说，零下七八度算什么，在东北，零下二十多度也照拍不误的。那是电池质量问题么？为什么之前一直使用正常，这回集体发病了呢？议来议去议不出一个所以然，回到办公室后，重新充电，下午换一个地方试飞。

午后，我们就在鄞州中心城区转转，拍社区拍街道拍公园，气温略有回升，露天作业不再瑟瑟发抖，航拍器升空几米后电量正常，再升几米也正常，于是大着胆子让它飞起来，把城区美景尽收眼底，安然返航。

阳光真好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决定用最后两块电池去拍南部商务区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上的几个水池结了薄薄的冰，有小孩子穿着防水鞋在那里玩，嘻嘻哈哈好不开心。抬头南望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阳光下熠熠生辉，航拍器飞到半空中由西往东顺光横移，俯拍整个商务区，看着监视器里美轮美奂的画面，同事自我感觉很好地说：“美国大片也不过如此啊！”

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说：“你们能不能换个地方拍？我要放水了，会溅湿你们的。”说罢，他指指边上的喷泉池。

我们顿时喜出望外，音乐喷泉啊，可遇不可求！于是赶紧找了一个拍摄喷泉的最佳位置。我问那工作人员：“为什么下班时间放喷泉？”他说，前几天喷泉装置有点故障，今天刚修好，试试看。原来如此，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

动感十足的音乐响起，喷泉随着节奏变化出不同的造型，最前面的两根水柱冲天而起又柔美地向中间弯曲，形成两根交汇的弧线，水珠四溅，在夕阳晚照下，霎时呈现出七彩霓虹，美不可言，转瞬即逝。

夕阳西沉，喷泉表演完美落幕，我们也用完了最后一块电池，尽兴收工。

